

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漢三合明珠寶劍全傳

## 第三十三回 打擂台英雄入贅 焚難香慈悲賜寶

詩曰：

千里姻緣一線牽，權司月老豈虛言。

遵師設播成佳偶，鸞鳳雙雙舞殿前。

且表郝聯，敗兵又折了元帥，修表回朝，按兵不動。不表。

悅心王看見妹子開打擂台，已經半月，尚不見姻緣遇到，心中煩悶。忽有軍士：「稟上王爺，柳丞相家人要見。」「傳進來。」家人進入：「稟上千歲爺明見，今有屈忠成在歸德鎮外東炮山造反，聖上欲召王爺出征，剿此逆賊。衛將軍年老不服，領了三萬雄兵掛帥，郝公子為先行。丞相恐他有失，特著小人到來，懇王爺出兵相助，以輔老將軍之力。」——稟明。

馬俊大驚，重賞來人：「多多拜上，丞相放心。本藩依書行事就是。」家人去後，是晚商議說聲：「賢弟，爾令尊有書到來，內說屈賊在東炮山，招兵買馬，背國反亂；明日盡帶回山之兵，前去護救助陣；免使老將軍並三弟有失。留下馬雄叔父與賢弟雄兵三佰，護守擂台；但有姻緣相遇，代我作主。事完之日，與舍妹同往東炮山會兵。」駙馬、王姑領命。

是日馬俊帶了張珍、李鳳、趙虎等將。提兵日行夜走，非止一日，到了營前住紮。郝聯聞知，出營迎接，兵馬會合。馬俊問：「三賢弟，衛元帥在於何處？」郝聯道：「大哥，不消問起，衛將軍為國身亡。」馬俊驚問：「屈賊何等樣人？殺得衛將軍。」「大哥有所不知，弟初會兵，怒斬奸相胞弟屈忠立。誰料有一個妖道姓卜名道安，陣上對敵，不是對手。他防有失，不顧廉恥，現出原形，大個烏龜，弄得烏天暗地，爾我不能相見。一陣怪風，竟將老將軍一噴，登時氣絕。幸得回屍首，用棺收殮，停於營內。但會兵微將寡，不敢合陣，拜本回朝去了。」馬俊入後營祭奠一番，不勝悲悼。

是日親臨會兵，賊將木雄出馬，妖道在旁。二軍對殺，馬俊舉起鋼刀一落，木雄長槍招架。二軍對壘，戰有五十個回合，四十個照面。賊兵大敗，叫苦連天，木雄手忙腳亂，馬騎不安。馬俊用拖刀斬去，揮為兩段。妖道見對敵不過，唸唸有詞，祭起寶來；把葫蘆一揭，灑豆成兵。但見陰兵一出，天昏地黑，砂石頻飛。正是：

戰場多鬼哭，戰馬被邪魔。

王爺大驚，托三合明珠寶劍，念起真言咒語，現出豪光萬道；邪不勝正，盡滅陰兵。妖道無奈，又現出真形。遮雲掩日，霧霧滿天，爾我不能相見，漢兵大敗。馬俊駕起雲頭，烏龜舉頭一噴，隨地亂滾。驚得王爺魂飛魄散，踏雲不住，墜落陣腳，幾乎喪命。眼見衛將軍顯聖，把毒氣一撥，妖道被破。借土急遁而去。二家收兵回營。馬俊畏懼邪寶，按兵不舉。妖道回山，緊閉寨門，日日操練兵馬。二家掛出免戰牌。忙命軍士，急到飛鵝嶺，報知王姑、駙馬，前來助陣不表。

再說擂台上，是日已有七十二日之期。王姑上台嬌聲朗道：「列位豪傑，本王姑奉旨開此擂台，蒙諸英雄饒讓，已經七十二日，有能者請上擂台。」話猶未了，忽有一壯士，身體粗大，雙手擦上，王姑大驚。見他面如藍靛，發似硃砂，頭戴飛巾，身穿藍袍，足踏多耳麻鞋，聲震如雷。王姑問：「請問壯士高姓大名？」來人答應：「擡爾狗眼，不識寨主赤鬆林大王，姓王名勇！」王姑答聲：「爾既為綠林好漢，爾該聞我哥哥之名。」王勇說道：「正來罰爾令兄之罪。但為丹鳳之首，位居藩王之職；一掌掃盡水陸英雄，縱爾行兇，賣弄騷情；因此某家特來打播。非貪名利，又非好色，皆為人平不語，水平不流。若要罷手，即刻收了擂台，若然執拗，當眾打羞，莫怪！莫怪！」王姑冷笑：「你自奮其能，本王姑已經打播七十餘日，見盡多少英雄，豈懼你一莽之夫！」

王勇不言，用雙拳照臉打去，好比雙龍出海之勢；王姑用雙手摘開，猶如將軍解甲之形；王勇用雙手打落，好比泰山壓卵之象；王姑閃身，用左手一丟，好比千斤之重；寨主用左足踢去，鶯歌獨立之勢。王姑見他猛力無雙，恐防有失；念起咒語，平地起風。飛砂入他眼目，眼目昏花。被王姑用左腿一兜，王勇翻跟斗，墜落地下，好似餓狗搶糟一般。王勇汗流浹背，滿面通紅。怒在於心，垂頭喪氣而逃。

旁邊有一官生，看見王勇如此好漢，卻被現丑，一見大怒，命家奴四名，看守帶來馬匹行李兵器等物。抽衣擁上，兩臂猶如鐵棒一般，各人住步不穩，好比風捲殘雲。英雄不驚不慌，扳梯上台。王姑一見，把那眼側瞧，心中便有幾分駭異。見他頭戴英雄巾一頂，身穿白羅袍，足踏快履，面如冠玉，眉清目秀，齒白唇紅。駙馬在側，暗觀此人，出言不俗，雅度風流。

王姑微笑啟齒，命侍婢前問：「來打擂台之人，姓甚名誰？」官生答曰：「吾乃昔日鎮國大將軍岑英之子，岑鐵虎是也！原籍四川成都人氏，特來打播，何須細問？」馬驚英暗想：「聖母四句之詞，參詳一回。莫非應在此人身上不成？」垂頭無語。駙馬曉意，便說：「公子到來，說與王姑對比。」二人比武起來，岑鐵虎用起平生之力；左插花，右插花，有龍搖虎噬之勢；王姑演出左右風拳，上遮下擋，兩相相比，似不是王姑對手；惟心意相愛於他，聖母留言，未敢盡勝；只得隱力歸身，讓他意滿。公子竟將王姑兜撞亂打，全然不會其意。王姑輕輕放縱，似有倦打一般。

王姑道：「二人不分高下，再停片刻如何？」岑鐵虎依允。駙馬冷笑：「既是公子自負其能，王姑亦不是衣裙之女。下官一言奉告，公子請聽。昔日王姑，曾拜慈悲為師，慈悲說：『你與王姑有前緣之份，』今日擂台之設，特為婚姻而來。今見公子應在聖母四句偈語，待本駙馬，把四句念來。如此解意，說與公子，得知其詳。倘公子偏要再比勢，王姑亦隱武藝，讓於足下，以完擂台之事。」

公子不信，又與王姑大比起來。岑鐵虎上前，一右臂黑虎穿腮之計；王姑眼利，把手一推，恰似推山塞海之威；公子回身，借彼之力，托頭撞一撞，向王姑天庭一撞，似鸚哥飲水之形；王姑將身閃避，用腳一踢，好比孔雀登枝之象；公子手接住，王姑用左足壓倒在擂台之上；隱手不發力，心中亦甚愛惜。駙馬上前相勸：「足下不可舉手，姻緣已定了。」

下邊人喝采，揚聲大叫：「不公，不公！但有醜陋英雄，王姑發盡平生之力，將人打下。今遇此位岑公子，人材出眾，逸士風流，詐裝失腿，私意顯然！」駙馬行至台邊說道：「諸君肅靜，幸勿多言。王姑非是奸滑之徒，愛美惡丑？奈有聖母佛偈四句，故奉聖旨，特設擂台。待本公解過，你等足下知之。諸君肅聽得來：『山下藏今姓字先，』山字當頭，今字在下，便是岑字已見；第二句：『鐵膽銅肝志自堅』，此是鐵字當頭；第三句：『虎名播上，』方題出虎字當頭；第四句『並頭配合是良緣』，豈不是岑鐵虎三字麼？諸君解得來？」百姓齊聲：「駙馬，你是文墨之客，胸藏錦繡，滿腹經綸。何況此偽句乎？」

駙馬見眾人紛紛議論，難掩其口，當堂焚香，請出聖旨。眾人隱口不言，岑鐵虎下跪山呼，王姑含羞上台後。駙馬指喝：「眾百姓請回，勿在此喧揚，請王姑夫婦回營。」命兵丁拆去擂台，眾英雄買賣，一總回鄉。岑公子命家人帶來馬匹什物，一同搬入營去。

駙馬開聲：「請公子趁此良辰，即日成親何如？」岑鐵虎說聲道：「父仇未報，不敢成親。」駙馬說道：「請問令先君，仇人是誰？」岑鐵虎道：「屈忠成奸賊是也。先君昔日奉旨征番，被番困住，奏本討救，他居首相，按兵不發，軍糧不解。家君見外無救兵，內無糧草，戰死在沙場，為國身亡。晚輩正當九歲，不能為國出力。奉母拜師，學習武藝，得為日後與國家出力，一官半職，厥紹箕裘。幸學得兩臂有千斤之力，特到打此擂台。今蒙王姑，另眼相看，不棄寒微，共結積諧。待除奸之後，乘龍未晚。」駙馬道：「既如此，請留在此敝營。」

鐵虎承命，傳令家奴回稟母親去了。看見一小軍氣喘喘走入：「稟上駙馬，不好了。王爺大敗於東炮山。」駙馬驚問：「怎樣敗法？」小軍說道：「兵到營前，衛青將軍被妖道一噴，毒氣攻心而死；郝先鋒掛出免戰牌，按兵不舉；王爺到此會兵，怒斬賊將木雄；妖道恐敵王爺不過，現出龜形，噴毒壞兵不可勝數。王爺收兵回營，命我星夜回來稟知，叫王姑完功之日，早到會兵，以得

相助。」駙馬驚慌，又道惡戰。王姑微笑：「恩兄不用憂愁，明日待小妹子督兵起程，自有斬邪除妖之法。」重賞小軍。

王姑是晚三更，在玩月台上，焚起難香一炷。值日遊神，奉香帶往普陀山，驚動慈悲聖母，一聞難香，駕起祥雲，隨帶寶袋，內藏寶物靈符等物，將袋墜落凡台，聖母就此回山而去。丫環看見有一個黃布袋，現放台上，急稟王姑知悉：「有一袋子甚重，不知何物。」

王姑親照，看見乃是聖母之物，下跪謝恩。轉入後營，打開一看，看見有千年桃木劍一口，亦有咒語幾句。有乾坤網一張，淨水瓶一個，有柳枝枝葉，俱有咒語。王姑得了法寶，心中大喜。駙馬傳令：「中軍埋鍋造飯，五更起程。」兵士紛紛整頓軍器。姜氏義母及富小姐在營同往，自有一番言語不表。

欲知王姑如何對敵收妖？且聽下回分解。